

初 语

他生活在闲适的艺术境界中，以自乐为美，弃绝浮华，返璞归真，陶渊明爱他的草庐，他触目所见的一切；陶渊明听到了鸟的啁啾，他甚至一边读书，一边听到了他耕种过的地方庄稼萌叶拔节的声音。在这污浊的世界上，生命简直找不到一块洁净而宁静的安恬之处。

人淡如菊

◎王雨薇

能改变社会的肮脏与险恶，但他以自己的行为标示出一片洁净与宁和；他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动摇的专制与黑暗，但他在山水田园中保持了自由的个性。

陶渊明便是那污泥中一簇安和、宁静的清菊，孤芳自赏。

他生活在闲适的艺术境界中，以自乐为美，弃绝浮华，返璞归真，陶渊明爱他的草庐，他触目所见的一切；陶渊明听到了鸟的啁啾，他甚至一边读书，一边听到了他耕种过的地方庄稼萌叶拔节的声音。在这污浊的世界上，生命简直找不到一块洁净而宁静的安恬之处。

然而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庇荫——田园。“托身得所，千载不违！”他曾如一只失群独飞的鸟，在田园中找他的归属，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纯真的生活。

田园便是这一朵风神淡泊、宁静之菊的伊甸园，在这里他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良心的平静，人性的完整。回归田园在陶渊明看来，实际上是从官场上体制中赎回了自己，使自己重获自由。如果从“有什么”的角度来看陶渊明，那陶渊明所拥有的太少了：名声、地位、

财富，他都没有。然而，他没有追求过荣，当然也就无所谓辱；他没有得，也就没有失。而不得失荣辱的人生磨难，其本性的天真也就没有被挫伤。

他说，“心远地自偏”；他说，“心念山泽居”；他说，“虚室有余闲”。

他是一朵淡泊、宁静的清菊，在清苦的生活里活得尊严而自由。

人淡如菊，菊香千载。

有人评价他说：“这样简单的个性，这样简单的结局，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留下些淡淡的、轻轻落在灵魂深处的声音。”

菊花终有凋谢时，它的芳香却传遍千里，沁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脾，难以退却。

陶渊明从离开官场的那天起，就回到了他自己的桃花源——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他，是这世外桃源中最沁人心脾、恬淡宁和的一朵清菊。在岁月的河流中静坐千年，守候着这一片净土。守候永远，清恬永远。

生命的状态本该如此：淡泊宁静，尊严自由，如一朵静放的清菊。



岁月绕指柔。 文静 摄

牧场人家

◎陈美英

位。他们家的东西堆在帐篷壁，码得整齐，用布盖着。他们家是帆布白帐篷，脚边不及地。

他们到草姆家做酥油，老爹翻我的箱子，还有我的化妆包。他训斥地说了句话，我意会是东西多的意思。我拿出一瓶面霜送给妹妹，对她做手势是擦脸的东西。她像草姆接受我送东西一样坦然。次长和老爹说话时，语调高亢拖长，跟话少时不同。妹妹把这用眼神传递给我，正好我在专注地听着次长那如同唱歌的语调，次长也注意到了，都笑。下次他们来加工酥油，笑声重复响起。他们很容易爆发笑声，稍微不同寻常的事情就会引发。我喝了奶茶经常放屁，他们如获至宝，哈哈大笑。

其它邻居的帐篷至少半小时路程，看起来很近。我无力去探访，倒是不时来人。一对双胞胎姐妹，十多岁，极其腼腆，都不正视我，只偷偷打量。一个俊朗的年轻牧民，

一看我就双眼发亮，能说几句汉语，我不敢和他多谈。会说汉语的外国人样貌老爹，他请我明年来牧场在他家住。我因为他能听懂我的话特别高兴，他走时，我和草姆他们一起到帐篷外送他。

天天劳作也太单调了，直到一天晚上我们忙完了，次长唱起歌来。

双手比划边走边唱，我听出他唱的藏语祝酒歌。我请草姆唱。草姆眼睛发亮，脸上泛起红晕。唱完后他俩要我唱，我只唱得出韩红的呀拉索一座座山那就是青藏高原，他俩鼓掌。轮到他们俩唱，我不停拍手。他俩教我说一句我不懂的话，我照说，他俩坏笑。

我觉得不对劲，但是毫无办法，不会藏语啊！直到一天天过去，他们教我念会了他们的名字。

我每天记下田野笔记和生活感悟。笔记纸页在太阳烘干后显得稀薄轻柔，在大风中剧烈颤动。

山中日子

◎窦零

是什么使山中的日子这样忧伤又这样充满希望那高高耸立的雪峰何等荣耀又多么寂寂发凉山风注定在沟谷中流连忘返山花烂漫时芳草就碧连天山里有长亭有柳树有古道侠肠代代梦想先人们用什么在坚硬石上刻出谜一样的苍茫叮叮当当哗哗啦啦轰轰隆隆不绝于耳的回应从古树老藤昏鸦点缀的传说中隐隐传来热了多少心冷了多少泪使多少人茫然失措又使多少人渐渐安祥

山中的日子就这般迷迷糊糊就这般清清爽爽老去的正老去成长的也在成长山中的历史是掉进流年褶皱的尘埃被许多人探询更被许多人遗忘山中有自己的歌人也为她行吟为她弹唱当山外城市上空钱币纷纷金色狂舞山中仍就野蒿遍地仍就醇酒飘香

这就是山中的日子日子就这样在山中流淌我们会记忆越来越多自言自语的怀念时光山中的淡泊山中的宁静固守是另一种高尚山中，这世上越来越少的还能藏一点永久的地方

秋的季节

◎李胜利

沉重的秋压弯了天，山也弯弯，秋也弯弯。天，这样低，是因为丰收的秋雨。

弯弯的筐里装个成熟，绿玉米啄着白云，难分难离，一同走进农家院里。

谷场响起高粱般的喜欢，声声倾注秋对土地的爱恋，声声雨扑进了，饱满的庄稼地。

农家院里装进一片金色，贮藏起明天的祝愿，于是，希望成熟了，苦和甜紧紧抱在汗水里。

只为遇见你

◎木子

带着满身的伤痕，我飞越了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我噙着过去的泪的眼睛，在风雪里变得模糊。那些坚硬的冰雪都没有我那颗心冷得冷冽。这孤独的季节与我的绝望一般，那么漫长；又如我心底躲藏着的希望一般，那么炽热。

最终，我还是义无反顾，像个为了爱情垂死挣扎的勇士一样，扑腾着翅膀，利用最后一点力量，冲破了茫茫的雪夜。只为了，在这个青葱的岁月里，能刚好遇见，等着我的那个你。

小说连载

香秘

雪崩

◎嘎子

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生活在梦里，好多人都试过指甲狠狠掐自己大腿，看有没有感觉。

我是在梦吗？掐大腿吧，我痛得歪了嘴。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嗡嗡嗡地飞出好多绿头苍蝇。我是在梦里吧，这车辙马走的大路怎么生满了绿油油的草？山坡上都是苹果树，果实红喷喷的，好多好多金色蜂子在果实上飞。这真的是梦吧，我们小镇安静又漂亮，白色墙壁红色屋顶，烟囱飘着甜甜的炊烟。门前蹲着做作业的小学生，还有群群安闲啄食的小鸡。多么美丽甜蜜的小镇呀，好像从来就没有战争，也没有犯罪与混乱。

我就站在小镇的那面生满绿草的山坡上，看见小玉手腕上挎着装满青莱水果的篮子，一扭一扭的走得像要飘飞起来。我朝她挥了挥手，我相信她看见了，她抬头也朝我喊着什么。

我又看一见安静的山水和小镇，像看着一盆好风景。我流泪了，心却醉了……

我又掐了自己一下，好痛。我没在梦中呀，可那一切却渐渐淡了，成了一团炊烟一般蓝色飘散了。只留下青草果实的清香味，还有一丝炊烟的甜味。

我坐起来，石屋内还是深夜，老阿洼和达瓦的睡梦还浓浓的飘在冰冷的石墙上。

我心里突然跳出了一幅画面，很甜很美的画面。我跳下去，把那堆乱糟糟的拼图碎片摊开来，一块一块拼起来。

我终于有灵感了，图片拼出了我梦里的图画，我的安静甜美的小镇，每一块都与我的梦那么的吻合。我越拼越奇怪，老阿洼怎么知道我的梦呢，竟然把拼图碎块弄得与我的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我拼出了一大片时，老阿洼和达瓦醒来了。

他们同时惊奇地哇哇叫起来。好漂亮的地方呀，好宁静的地方呀！

我没抬头，很认真地拼了山坡下的一排红屋顶，说：“这是我的家乡呀。”

我们喝了早茶，吃了东西，达瓦又弹了一段曲子，很柔美的曲子。老阿洼说，她是看了我的家乡平静安宁的图景后，从心里流淌出的曲子。

我感激握握达瓦的手，说：“太好听。”

达瓦笑得很温柔，说：“你家乡好漂亮，好想去那儿住住呀。”

我说：“战争完了，我就带你去。我还想爬上树给你摘苹果，去田里给你夹鳝鱼。”

她握握我的手，手心柔嫩又温暖。老阿洼说，我们开始了吧。

我们知道他说的啥开始了，他的手在冰墙舞动，这么多天来我们一直关心的那一幕就拉开了——

空中那条裂缝在渐渐扩大，裂成了一条明晃晃的河流，扩成了一汪蓝焰焰的海子。茫茫雪原陡地敞亮开来，雪雾在地上流动，流淌无数宝蓝色的绸缎。

雪谷里费力挪动瘸腿的狼王也看见了那道裂缝吧，它的那颗孤独且凄寒的心像注入了一股热血，火烧一般的兴奋起来。在这条蓝得晃眼的光带里，天会晴雪会融草会长，它的那群在死亡的白色里东奔西窜的狼群，终于有了生的希望了！

它歪斜着头，用更犀利的左眼看着那条蓝色光带，把满心的怨恨与忧伤，连成了一串长长的凄鸣，痛痛快快地吼了出来。

嗷呜，嗷呜——

奔跑在前面的狼群突然停了下来，它们已经好久没受到这凄声怪调的约束了，望着孤立在后高坡上的狼王，有些茫然无措了。

狼王感觉到了一种高贵与傲气，头一昂又觉得自己仍然是狼中之王。

可是，它的眼光与那头不可一世的秃尾公狼碰撞时，心内刚绽开的自信花朵，又陡地凋谢了。它从秃尾公狼眼里瞧出了嗜血的蛮横，肚脐里蠕动了几下胆怯了。它为自己的胆怯悲哀得低下了头，高翘的尾巴也收拢在后腿之下，羞愧地朝一旁躲藏。

秃尾公狼转过身子，爪子在雪地上刨着，然后摇晃着强壮的身子，大步朝前走去，眼里根本没有衰弱之极的狼王。它身后的狼群又疯狂起来，左奔右窜地朝前跑，爪子在厚厚的雪地上刨走一片白雾。前面的血腥味越来越浓……

狼群发现了那头冻僵的死羊，兴奋得蹦起来，又砸在雪地上翻个滚，互相撕咬着朝那头死羊扑去。

瘸狼却从这气味中嗅出了隐藏在附近的不祥。它起头时，看见了站在另一个高坡上的那个人。它惊慌地向狼群示警，竟然没有一头狼听它的呼唤了。此时，它才觉得自己完完全全被狼群抛弃了。

它哀伤地躲在一堆高如白塔的雪堆后。

（未完待续）